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6/527
8 July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6年7月8日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阁下1996年7月6日给你的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现状的信件副本。

原信将尽速交给阁下。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彼得·奇赫伊泽博士(签名)

附件

1996年7月6日

格鲁吉亚总统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我再次被迫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阿布哈兹的冲突。尽管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作出极大的努力,目前的情况似乎仍将多年一成不变。我不只一次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这一问题。1994年3月9日,我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说明了威胁到一个被强力肢解的联合国会员国并要求作出同等程度的紧急反应的紧急情况。

尽管这样,在冲突发生的第四个年头我仍然感到有责任重申我的立场。由于当前国际关系--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秩序--的特点,或者即使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所从事的猖狂种族清洗也是不可能加以容忍的。这场清洗已经攫取了3843个格鲁吉亚平民的生命,而几乎有300 000人(其中260 000人是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被赶出了家园。结果有许多被迫空出的住家现在被来自北高加索和其他邻近区域的受雇杀人犯和抢匪占居着。特别令人愤怒的是阿布哈兹领导人继续把流离失所者的无条件返回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被普遍确认的人权继续受到践踏,践踏者则逍遥法外。

除了令人震惊的人类悲剧外,持久的冲突仍然给格鲁吉亚造成沉重的负担,严重妨碍了它的经济复原和市场改革,并加剧了社会的紧张不安状态。此外,冲突的规模危及了整个高加索的和平与安全,影响到了与我们紧邻的国家。一方面同样有罪的各个政权从物质上和道德上得到了滋养,另一方面整个区域的重要运输和交通功能则受到了封锁。

不过,格鲁吉亚国还是选择坚持执行和平解决冲突的政策。我们最先的尝试是1992年9月3日的协定,其中除其他外,确保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停止敌意和恢复国家结构的正常运作。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却阴险狡诈地违反了该项协定和所有其他

协定。结果导致加格拉和苏呼米的陷落和格鲁吉亚人最后被驱赶出阿布哈兹。

即使在上述严重情况下,我们也从未关闭谈判大门,这一事实已反映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13项决议中。为了维持和平进程,我们实际上缔结了若干协定,其中载有因局势严重而促使我们做出的让步。格鲁吉亚采用联邦国家模式,为及时和公正地解决这场冲突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新《宪法》有意没有规定关于联邦制度的某些细节,以便最终的安排能够在联邦国家的范围内纳入阿布哈兹的利益。我已公开宣布,并愿重申,阿布哈兹作为一个联邦主体将获得与国际法定标准相一致的广泛权利,包括由阿布哈兹宪法和联邦宪法共同保障的广泛的自治,一个议会和一个最高法院,以及诸如旗帜、徽志和国歌等国家特征。今年初,我曾在给安全理事会前主席的一封信中概述上述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解决这场冲突的过程正在日益成为单向的努力。秘书长本人已承认,阿布哈兹的和平进程已陷入僵局,因为被赶出祖籍家园的人们不能无限期地处于其目前的境遇中。同时,分离主义政权仍顽固地坚持要发挥胜利者的作用。这些分离主义分子因其显然未受惩罚而洋洋得意,无视他们自己签署的每一份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呼吁。

请允许我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中,这些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受到应有的点名。各参加国“对‘种族清洗’、大规模将格鲁吉亚人为主的人民逐离其住区和大批无辜平民死亡深表关切”¹。1995年在阿尔马特举行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首脑会议也表示了明确的原则态度,并通过了关于完全独立侵略性的分离主义的备忘录。1996年1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独联体首脑会议支持格鲁吉亚政府,并宣布对分离主义领导人实行(经济、政治、军事及其它方面的)封锁。

各种迹象表明,为解决这场冲突而采取的种种说服方式几乎已经完全用尽。这决不是说我们现在必须放弃谈判进程。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重振谈判进程。不过,解决冲突的捷径是采用和平胁迫的策略,没有这种策略,要求按常识和正义办事的任何

呼吁都不再会起任何作用。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新决议将成为对该罪恶政权的最后警告,使它清醒和立即遵从国际社会的意志。我们还坚信,安全理事会将会充分理解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已经作出各种努力,采取一切可能的国际公认手段,制止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签名)

注

¹ 见A/49/800-S/1994/1435, 附件, 第二章, 第15页。
